

**編者按：**

一個來自雲南瀘沽湖貧困家庭的彝族女孩安紅珍，剛考上大學，得到「慈恩」的資助，實現了她從小便追尋的夢想，「希望也有一天可以進入一個學校，像別人那樣學點東西。」

她把自己和母親形容為大陀螺、小陀螺，「兩隻陀螺不停的轉啊轉啊，卻走不遠，一直在一個地方轉啊轉；想要停下來時，貧窮跟無助又鞭策我們兩個轉起來。」  
貧困的生活沒有擊敗年紀小小的安紅珍，她勇敢地挑戰現實，她領悟到，「勇氣，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

以下是安紅珍的一篇童年的憶述。在這段貧困生活的寫照中，我們可以細味出那種不向現實低頭的勇氣，也說明了「慈恩」助學的意義所在。

---

### 大陀螺小陀螺

安紅珍

勇气，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的生活有多悲哀。至少直到现在我还没有体会绝望到谷底的瞬间。上帝总是在我快要撑不住的时候伸手拉我一把。即便从小到大很少如愿以偿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即便是一只带着一个大擦头的铅笔；即便是一双八块钱的凉鞋；即便是一只五毛钱的雪糕……可是我从来没有因为得不到这些东西而放弃我所拥有的东西。

从我有一记忆开始，脑海中最痛苦的画面就是我亲爱的父亲，每一天面色灰黄的躺在家里那张破破烂烂的床上，眼角总是浑浊不清，嘴角却总是对我流露慈祥的

笑容。偶尔被病痛折磨的撑不下去了，他就会转过身去呻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说的真对，我从小早熟，从小就会察言观色，从小知道适可而止。听到我父亲的呻吟声，我会很无力的做在火塘边一遍一遍抹眼泪，直到用锅烟子把自己抹成一只小花猫，却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安慰生病的人。只好跟着我的母亲忙忙碌碌，一刻不停息，如果说我母亲是一只大陀螺，那么我就是一只小陀螺，两只陀螺不停的转啊转啊，却走不远一直在一个地方转啊转，想要停下来时，贫穷跟无助又鞭策我们两个转起来。

那个时候啊！我觉得我母亲是全村最美丽的女人，她的皮肤不像村里其他女人那样干巴巴的，黑黢黢的，她的皮肤像小麦的颜色，即便什么也不擦，每天都感觉掐得出水，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中间一颗小而黑的美人痣那么明显，高挑的身材扛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和一个奄奄一息的男人。想到这里我的心每一次都像绞肉机在绞，疼到低头就泪流满面。那个时候我母亲才 26 岁，农村的女人嫁的早，她二十岁生下我，那个时候我六岁，妹妹四岁，弟弟两岁。她每一天都起早贪黑，不知道自己这样忙下去能解决什么问题，也不知道明天有什么厄运等着自己。可以说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明天跟意外哪一个先来，甚至我母亲跟我一样不知道山外面还有繁华的世界有医生有医院可以救我父亲一命。我们只知道土方，只知道给他吃比我们好吃的，做迷信，好好让他休息。导致这一切的都是贫穷和没有文化。

生活啊，好多痛苦受够了，来再大的痛苦，好像人就已经到不下了。我七岁的时候我亲爱的父亲，在病痛折磨了他两年之后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她年轻美丽却无能为力的妻子，留下了他年迈却也无能为力的父母亲，留下了他嗷嗷待哺却从此再无人照顾的三个孩子。那天，我知道从今以后我再也没有爸爸，再也没有

地方喊爸爸，我一会儿拽着我妈妈的手哭，一会儿把鼻涕眼泪全擦她怀里，一会儿在地下打滚，一会儿跑到我爸爸的尸体前喊他。我不知道没有了爸爸对我们这样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我再也没有他了，从此再也见不到他，想到那里我的心就疼到炸裂。

我妈妈，一个什么也没有见过的农村妇女，一个年纪轻轻的农村妇女，搂着她年迈的公公婆婆哭着喊着哀求，不要让她改嫁，她要好好照顾她的孩子。因为我爷爷奶奶可能想我母亲要不改嫁，养育三个孩子的责任终究还是落到他们头上，我母亲改嫁了，我们也许会有两个孩子跟着母亲去别人家。看到我母亲跪在地下，七岁的我也跟着跪在一边，我那时候不知道一切意味着什么，只知道我已经没有了父亲，再也不能没有妈妈。我依旧记得所有亲戚和前来奔丧的人看着我们母女俩都哭得泣不成声。有一些妇女过来抱着我两一起哭。那一年我好像流干了所有眼泪，从此以后再也不要轻易哭泣。

后来，我母亲也没有改嫁，但是这个家真的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该怎么样才能把三个穿衣洗脸都还困难的孩子拉扯大。这样的问题现在懂事了我再想想我就头昏脑涨，我不知道当年我的母亲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波涛汹涌。父亲走后，我记忆最深的是，母亲在地里干活，我背上背着我弟弟，手上牵着我的妹妹，站在田埂上等母亲，有些时候累得不行了我就把肚子顶在田埂上站着，站着站着，我就睡着了，最后背着弟弟一起摔在地上。等弟弟嚎啕大哭才醒过来，晚上妈妈把弟弟抱下来我的肩膀上勒出来两道深深的痕迹。

那些日子，每一天都是土豆配酸菜汤，能吃到荞粑粑就已经很好，吃一碗米饭是一种奢侈。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去一个煤场背煤，那个煤要从一条沟背上去，爬很远的上坡，起早贪黑一天才十块钱。我就在家照顾弟弟妹妹，喂猪，找猪草，

挑水，烧火做饭，童年里没有跟小伙伴嘻嘻哈哈的场面，也没有五彩的糖果，也没有一条像样的裤子，记忆中从来没有过一双新鞋子，，甚至没有过一次玩过家家的经历。想到我的童年，我就是一个小陀螺，配合我妈妈那个大陀螺不停的转啊转啊。

我妈妈回来时，因为家里没有灯泡，所以我们就点着松明在微弱的灯光里啃土豆，喝酸菜汤，一吃完我母亲就睡觉，一躺下就呼呼大睡，睡着睡着眼角会流出泪水。看到这些眼泪，我从不介意自己累成什么样子。我只希望我弟弟妹妹能健康成长，我也有一天可以进入一个学校，像别人那样学点东西。